

负喧

梁上燕呢喃

| 王金大 文 |

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午后,从遥远南方飞回来的燕子,歇在父母门前的电线上,排成长长的一字,一边梳理着羽毛,一边叽叽喳喳,唠叨个不停,似乎在互相问候,谈论一路迁徙中的辛苦和遭遇,又仿佛在商量去哪里筑巢安家。休息够了,它们成双成对地飞走了。

父母住的是前带挑檐的平房,伸出的挑梁上是平铺的水泥楼板,下面是宽阔的走廊,墙、梁、水泥楼板之间形成了角落。自从房子造好后,每年都有燕子在角落里筑巢安家,生儿育女。有一年,一只顽皮的,羽毛尚未丰满的小燕子从窝里掉了下来,燕子父母急得团团转,嘴里不停地叫唤,就是没办法让小燕子回到窝里。母亲把它捧在手里,在它翅膀上系了根红丝线,搬来梯子,把它送回了窝里。燕子长大后飞走了,只留下空空的燕窝。也许是年久失修,燕窝从角落里掉了下来,墙角上只剩下窝的影痕。

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春燕啄春泥。”燕子念旧,一般会回到友善的旧主人家,修补老巢,老巢不在会重新修筑新窝。

果然,两只燕子直接飞到了母亲住房屋檐下,朝着挑梁墙角观望,又双双飞贴在墙角的旧窝处“测量”。母亲发现了燕子翅膀上的红丝线,急忙告诉父亲,去年掉在地上的小燕子回来了。父亲有些不信,几经观察得到了确认。

燕子飞回到房梁上,一阵交头接耳后,便箭一样地飞了出去。不一会,燕子衔着泥巴飞回来了,在旧窝处开始重新筑巢。

燕子飞出飞进,不厌其烦,一次又一次地衔泥,不过几日,就造出了非常精美的“新家”。

燕子安家后,成双成对,出出进进,不是在窝里,就是在梁上,亲亲昵昵,呢喃不停。父母的生活,也在燕子的呢喃声中一天又一天地过去。

母亲是个爱唠叨的人,总是说,燕子是益鸟,一只燕子一生能除掉无数害虫。家里有了燕子,就不用担心蜘蛛遍布,虫豸横行。

在我老家,老一代的人特别喜欢燕子来家里筑巢定居,凡是有燕窝的人家,不小心碰掉了燕子窝,会特意在燕窝的下面钉上木板,希望燕子来年继续在此安家。燕子的到来,给主人家带来欢乐,没有见到燕子归来的

人家,心情会感觉不爽,情绪也会低落。

燕子是鸟类中最懂人心思的,与人总是保持不太近,也不太远,若即若离的距离。由于这样的态度,才使它没有像画眉、鸚鵡一样成为人类的笼中之物,依然能够在浩瀚的天空自由地飞翔。曾经有人笼养过一对燕子,关在笼子里的燕子,不吃不喝,不几天就饿死了。

新窝落成,燕子白天出去觅食,吃饱了双双泡在窝里睡觉,醒来不是在梁上就是在院子的围墙上呢喃,比生死相依的恋人还亲热。

秋天,刚学会飞翔不久的小燕子,跟着燕子大军开始迁徙。在迁徙飞翔的途中,无论弱小的、强壮的都无所畏惧,飞过高山,穿过河流,冲破重重险阻,飞到世界的最南边。

为了下一代,燕子们又会义无反顾地翱翔在蓝天,经受暴风雨的洗礼,躲过强敌的“追杀”,不远万里来到适合它们繁衍的地方。

父母经常对我们讲他们小时候也像燕子一样,一会东,一会西,一会南,一会北,过着迁徙流浪的生活,受尽压榨,受尽欺凌,直到解放才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还有那些春节前后往返的民工,不就像迁徙的燕子,不辞劳苦,奔波在家和打工点之间,他们和燕子一样有着坚强的品质,多让人敬佩,叹服!

燕子和人类和谐相处已很久远,两者相伴共生,度过了无数岁月。父母在一年年老去,挑梁角上的燕窝也筑了一次又一次,我不知道每年回来的是否还是原来的燕子,但它们就像我父母,依旧坚守着故园。



古韵

摄影 / 穆平

绿茶

蒲墅荡·外婆家

| 白珂琦 文 |

与母亲坐上开往外婆家的轮船,我的心就开朗起来。看着河面轻荡的涟漪,我心中却像大海一样跳跃着欢快的浪花。船上常年有一对盲人夫妻拉着凄怆小调,却丝毫没有影响我愉悦的心情。

早班轮船,到达蒲墅荡不过六点,太阳从远处离墨山刚露出半个头,却照得水面泛漾着点点碎金,晃得我眯起了眼。

母亲牵着我跳下船舷,河岸长长的青石板路,承载了我多少童年的记忆。赖着不走要母亲抱时,她就会找准一颗小石子,与我比赛看谁踢得远,就这样被母亲连哄带骗,走到了西河头。那是村上最热闹的小集市,驳岸边停靠着载满瓜果蔬菜的小舟,集市长五十米左右,宽就十几二十步的样子,豆腐坊,墩头铺,杂货店,门口支着小食摊,卖粽子的,炸油条的,烘烧饼的,空档处夹插着各种竹筐箩篮,有面熟的不熟的老农蹲坐地上拎秤卖菜。

走过集市,熟悉的理发店,门框上依旧挂着那条油光光黑乎乎的“篦刀布”,想起理发师水娣阿姨拿刀在上面噌噌翻磨两下,在我后脖轻轻刮着,我一动不动,生怕被拉出血口子来。理发店斜对门是个面店,外婆隔三差五就带着我到店里来轧面条,我总是坐在高高的木门檻上等着外婆,闻着店内轧面机淡淡的机油味,定神地看着进去的面坨变戏法似的挂下一条条线来。

村里周姓大地主家的宅院,就在面店不远处,母亲小时候砍了柴背到他家去卖,打量着他家木楼格窗雕龙画凤,偌大的庭院深不可测,心中羡慕又有一丝恐惧。每次走过地主家老宅门口,我总是好奇地往里张望,庭院里堆满了各种农具与柴草,有老妇坐着搓衣服或剥猪草,已与普通农家无异。只有门庭上方依然昂扬翘首的飞檐,和木门上那副光亮色重的虎头铜环,无言诉说着,故人已不在。

拐过几条长巷,隐约看得见村东头的外婆家了。这时,外婆一定在后院喂猪喂羊,而第一个碰见的,多数是对门女主人小云仙。上学时读到鲁迅《故乡》一文中的“豆腐西施”杨二嫂,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她的身影,“两脚张着,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”,说的不就是她吗?现在算来,小云仙也应该有六十多岁了。

外婆听到前门的声响,在围裙上擦着湿漉漉的手走了出来。我六七岁的时候,外婆就已经七十出头了,常穿着青色斜襟布衫,头发花白在脑后盘了个发髻,清爽利落,身子硬朗,还能去山脚下的泉水塘挑水。外婆说话慢吞吞的,缺牙的嘴有点瘪,后来母亲带外婆到镇上装了整口假牙,倒显得年轻起来,只是有时说话急了,看得见假牙浮动,煞是好笑。外婆有个“法宝”,那就是她常年系在腰上的“腰兜”。每逢有挑货郎担进村,外婆就在腰间摸索一阵,掏出几分角钱,让我去买上一颗糖或一根皮筋。那是一个小布袋,袋口就像现在的长筒袜,被外婆一卷一卷地缠叠,两边缝上长布条紧紧

地系在腰间,想要伸手进去掏点什么出来也不是件容易事。

她生了十个孩子,活下了五男二女,七张嘴嗷嗷待哺着。外公从小父母双亡,忠厚胆小,尽管是童养媳的外婆,撑起了这个家。母亲说外婆麻利热心,经常做各种点心吃食去西河小集市上卖,赚点小钱养家。村上哪家生小孩了,她就去帮裁缝婴儿衣衫,从不收取报酬。外婆思想开明,母亲没上过学,解放初期村上办了扫盲识字班,每天晚上点着火把去学堂识字。隔壁老太有了闲言碎语:“丫头家家的,晚上出门,半夜归家,像什么样子!”外婆听了不干了,站大门口就大声吆喝:“我家丫头是规矩人!去学文化更是光荣的事!以后谁再嚼舌根!当心我剪了它去!”正是外婆影响了母亲,只上过几个月扫盲班的她后来竟当上了乡政府的妇联主任,会写材料能作报告,还去县里省里参加过表彰大会。

外婆的孩子们一个个成婚了,却慢慢开始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令我费解的是,母亲时常劝解外婆甚至教育外婆:“嫂子弟媳们也不容易,拖儿带女的,手里剩不下几个闲钱。我和妹妹条件好点,会养你、帮小弟的。你看,村里哪个老太太有你福气好?!每天香烟抽抽老酒咕咕的!”母亲调侃外婆,外婆嗔怪着争辩道:“我抽烟是胃发胀能减轻点,十全大补酒是你买来的,不喝就浪费了。”慢慢地我懂了,外婆在向舅姆们讨要几元十几元的赡养费,她觉得,含辛茹苦地养大了儿子们,这是天经地义的事,况且还有小儿子没成家呢。

日子好过了以后,战争偃旗息鼓了,外婆也更老了。她喜欢静静地坐在屋前晒太阳,和村道上来来往往的乡亲打招呼。有时候会点上一根烟,烟灰落在胸前青色衣衫上,很醒目,她也不思量拍一下,等站起来让它自行掉落地去。外婆不再干农活,只是在小舅姆做饭时去灶膛里添一把火。脸膛红润,总是慈眉善目地笑着,嘴一动假牙仍然喜欢幽默地蹦跶两下。年复一年的一日三餐中,有两餐是小舅姆为她倒上一杯十全大补酒的;还有她依然系在腰间的“腰兜”,慢慢鼓了起来,不再只有毛票,那都是小辈们孝敬她的。

外婆九十二岁那年,我将远走他乡,去跟外婆告别,外婆落泪了,抬手佯装要打我,怪我去那么远的地方,叮嘱如果有一天她走了一定要回来送她。一年以后,外婆真的走了,无疾而终,我从千里之外赶回,外婆费力地睁开眼轻轻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当外婆吐出了最后一口气,七十多岁的大舅姆轻轻地抹下了外婆的眼睛,转身之际,我看到了她眼角的泪花;从嫁进门就侍候着外婆的小舅姆,泪水狂流了下来……恩恩怨怨,在哭喊声哀乐声中散尽落幕。

如今外婆去世近二十载了,老村也拆迁了许多年,“蒲墅”这两个字,小时候觉得难读难写,现在的感觉里,却似云彩星霞,似人间天堂。

2019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物联网 高层次人才招聘会

活动时间:9月8日(周日)9:00-13:00

活动地点:无锡市明都大酒店

主办单位:无锡市人民政府

指导单位: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活动规模:无锡市物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行业单位 80 家,提供中高端岗位 1200 个以上。

会场交通:(一)公交线路:607 路、25 路至天一路(惠山大道)站;602 路、601 路至惠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站。(二)地铁路线:地铁 1 号线至“天一站”。

活动详情请浏览“无锡人力资源招聘网”(www.wxhrzp.com),欢迎各类高端人才上网注册并参会。

广告